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玉碎

长篇小说

周振天◎著



101253

玉冰

周振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玉碎 / 周振天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845-9

I. 玉…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42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2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376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 26.00 元

作者题记

自小长在天津，海河两岸从挂甲寺到金刚桥我都曾跟儿时的伙伴去玩过。闹灯节的娘娘宫、做礼拜的西开教堂，还有繁华热闹的劝业场都曾经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我曾以为自己是个地道的天津人，但是看多了天津的历史，特别是天津的近代史，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了解天津和天津人。当年，这座比北京小许多的一个城市，竟然有着英、法、美、日、意、俄、德、比、奥九国租界，这些独立王国般的租界都是以以强凌弱的姿态与华界并存在天津的地面上。我常想，那时的天津人在身处耻辱的同时又要在华界与多国租界之间来来往往讨生活，度日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自清朝灭亡之后，各个派系的军阀在天津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横征暴敛，打打杀杀。还有上世纪初，八国联军的督统衙门管制了天津整整两年之久，更有八年的日伪占领时期。那都是些怎样不堪回首的年月呀？但是天津卫的老百姓毕竟还是走过来了。他们是怎样应对那严酷、屈辱却又充满异国诱惑的现实，又一边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传承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呢？这里面一定有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人们没经历过的情感历程？一定有着与众不同的生存智慧和中、西杂糅的社交技巧。当然也一定会有他人没有过的难以言表的隐情。同样是曾经设立过各国租界

的上海、武汉，那里跟天津仍然有着千差万别……

我个人以为，天津和天津人在近代史上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对理解中华民族近代史命运和生活形态是有着典型象征意义的。而且对理解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现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因为我在今天的同胞身上屡屡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人们都知道，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其恒定长久的生存状态有着直接关联的。同时，外来政治、经济、文化与恒定的生活状态相碰撞（哪怕是暂短的碰撞）所产生的社会情态，照样会深深渗透到一个民族性格基因中去的，并且长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于是我就有了写那个时代天津人的激情，这就是创作《玉碎》的最初动因。多年前，我曾撰写了以天津望海楼教案为背景的电影文学剧本《老少爷们上法场》，算是一次热身。为了写《玉碎》，除了仔细研究过天津的有关文史资料，更拜读了津味小说大家冯骥才、林希等人的作品。经过多年的酝酿笔耕，《玉碎》终于跟读者见面了。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关心支持《玉碎》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先生、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先生、杜家福先生、黄国光先生，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社长、靳立华副社长。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高为先生，他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严谨细致的编辑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感谢沈跃生、隋自更先生为本书做了精彩的美术设计和插图。还要感谢我的夫人冀璞，多年来她一直支持我的创作事业，在写作《玉碎》过程中，在文字、资料等方面她都给了我全力的支持，《玉碎》的问世她是功不可没的。

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天津电视台、上海胜强影视基地有限公司已经确定将投入巨资将这部小说搬上电视屏幕，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观众可以看到长篇电视剧版的《玉碎》。

国恨家仇碧血花

——序周振天长篇小说《玉碎》

陈建功

这部小说的篇末，天津卫玉器古董行“恒雅斋”的老板赵如圭把自家店铺珍藏的战国玉璧、汉朝玉熊、乾隆皇上用过的玉洗……一件一件地从烈火熊熊的楼梯上扔下去。楼下，清脆的玉碎声连连响起……这惨烈的一幕标志着一个素以“温”、“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民族性格的升华。我在几乎难以喘息的阅读感受中忽然悟出了作家呕心沥血为之努力的题旨——国恨家仇就是这样催生了一个民族灿烂的碧血之花。

本书的作者周振天是电视剧剧作大家。我看过不少他写的电视剧，虽然素无交往，但对他是仰慕已久。某日，一位朋友将这本《玉碎》的书稿送来，说是“振天敬请指教”，真使我受宠若惊。甲申春节，躲到一清静处，一口气把它读完。掩卷而思，书中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不时地迎面而来，挥之不去。那一个个人物在国破家亡的关头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编织了一张民族的性格之网。或亦可说，周振天以抗日战争前夕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面对民族危难时的心灵史。

我最为欣赏的，是作家塑造众多人物的真实、客观的态度。在民族的危难面前，我们的民族不乏蝇营狗苟、卖身投靠，见利忘义、畏怯退缩的败类，比如书中的李穿石、陆小飞等等，也有大

义凛然、舍身报国的志士，比如书中的郭大器、赵怀玉等等，更多的，则是赵如圭、陆雄飞、德宝这样的“芸芸众生”，无论是作家欲鞭挞还是讴歌的人物，作家都赋予了他们合理的、可信的性格依据，特别是对赵如圭、陆雄飞、德宝这些变化发展中的性格，作家毫不回避其人性的弱点，着力刻画了其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多层次的人物构成，多线索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丰富的性格形态，显得如此真实、可信，当这些性格经历了家国之恨的洗礼，走向反抗之路的时候，一场伟大民族战争的雄厚根基，已经铸就，其广度、深度以及胜利的前景，都已是不可避免的。

一部小说的深度，取决于作家对其人物认识和表现的深度。诚哉斯言。

当然，一部优秀小说的构成因素，并不仅是这些。就这部作品而言，我欣赏的，还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时代背景的纪实性与人物、故事虚构性的融合。我不知道赵氏一家的人物、故事是否有原型为基础，但其中显然加入了作家大量的想象与虚构。然而，故事发生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却是真实有据的。书中涉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确实在天津发生的不少事件，都有着确凿的史实依据。这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张学良、溥仪、土肥原贤二等等，有的直接在作品中出场，有的则作为背景交代，而这些事件本身，时时在作品中凸现，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时代感和真实感。这种纪实与虚构相融合的写法，并不是作者的发明，但在《玉碎》中，结合得非常成功，为营造赵氏一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为赵氏一家的性格命运发展，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舞台。

其二通过作品不难看出，作家对那个特定时代天津的民风

民俗，对古董玉器行业 and 知识有着丰厚的积累，在作品中，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真给人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作者写生子“洗三”，写合婚换帖，写品玉赏玉的奥妙，写丧葬仪式的烦琐，写天津卫帮会码头的规矩，写列强租界的格局……真有旧天津民俗风情的“百科全书”的感觉。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趣味横生的“闲笔”，并不卖弄，不炫耀，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人物的活动流淌而出，使读者在阅读中，既受到巨大的情感冲击和精神的陶冶，也得到知识的滋养和文化的享受。

当然，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感谢它使我感到自己度过了一个收获丰盈的春节。

因此我不由自主地推荐给读者，让大家都有所收获。

是为序。

甲申初四



录

001 < 陈建功 国恨家仇碧血花

- 001 < 第 一 章
- 008 < 第 二 章
- 023 < 第 三 章
- 044 < 第 四 章
- 059 < 第 五 章
- 073 < 第 六 章
- 086 < 第 七 章
- 103 < 第 八 章
- 127 < 第 九 章
- 138 < 第 十 章
- 157 < 第十一章
- 169 < 第十二章
- 184 < 第十三章
- 201 < 第十四章
- 224 < 第十五章



录

第十六章	>	241
第十七章	>	261
第十八章	>	283
第十九章	>	299
第二十章	>	317
第二十一章	>	340
第二十二章	>	358
第二十三章	>	374
第二十四章	>	397
第二十五章	>	416
第二十六章	>	431
第二十七章	>	448
第二十八章	>	466
第二十九章	>	481
第三十章	>	500
何镇邦 品味《玉碎》	>	515

民国十九年腊月十六,我们掌柜的,天津卫有名的卖玉器古董的“恒雅斋”老板赵如圭的大闺女赵叠玉,生了个七斤二两的大胖小子,取名叫开岁。赵掌柜的是刚刚五十的人,冷不丁抱上个肉滚儿似的胖外孙,那叫个美呀,嘴里整天哼着西皮流水,从早到晚脸上都是笑模样。又赶上要过大年了,那几天赵家上下那真是一片的笑喜,一片的乐和,到了腊月十九那天,一家人又紧忙活着给孩子“洗三”。其实“洗三”不过就是在孩子生下三天头上,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儿给他洗个澡罢了,但是在那时的天津

第一章

卫,这可是生孩子家的一个挺要紧的仪式。到了“洗三”的日子,接到主家邀请的亲戚好友、街坊邻居们都纷纷上门道贺,给孩子说些吉庆话儿。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仪式,再往后还有十二天的“小满月”,三十天的“过满月”,到了孩子生下一百天,那就是最为隆重的“过百岁”。比起“过百岁”来,“洗三”只是个小“妈妈例儿”,可我们掌柜的名声旺,人缘儿好,无论是生意场上买卖人,还是亲戚朋友,他都是有来有往,有诚有信。孩子“洗三”那天,家里可是来了些天津卫有头有脸的人物,再有,叠玉的丈夫陆雄飞是天津卫码头“东大把脚行”的头头儿,不论是在码头上,还是在青帮里,他也是喝三吆四的主儿,天津卫的东北

军政府还有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不少人都想趁这个机会上门巴结巴结他,所以您能估摸出我们赵家那天是多么的热闹,多么的排场了。

赵家的亲戚朋友就不细说了,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那些大商号掌柜的、商会会长、区警察局局长、东北军的团长、脚行的头头儿脑脑儿们,大多都是带着家眷来的,陆雄飞那些在脚行的拜把子的青帮弟兄也跑来凑热闹。长袍马褂、西服革履、旗袍凤裙,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把我这个迎宾客的伙计忙得晕头转向。

有三拨送贺礼的客人来得挺突然,因为我们掌柜的没给他们发帖子,一位是住在“静园”的前清皇帝溥仪,派了内当差的,也就是太监,叫刘宝勋的,特意来送了礼,这是因为他们隔三差五要把从北京带出来的玉器古董换成现大洋,我们掌柜的就是他们最信得过的买主儿。另一位是金发碧眼的洋毛子,叫惠灵顿,是专门在天津卫做西洋家具生意也倒腾古董的英国商人。第三拨最叫我们掌柜的意外,是一位会说日本话的中国小白脸陪着一个叫小野的日本人,说是代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的,祝贺我们掌柜的添丁进口抱上了外孙等等。

对刘宝勋和惠灵顿,掌柜的客客气气地招待着人家。可面对日本人小野,我们掌柜的就一阵打怵。往常,我们掌柜的除了做玉器古董生意,从来不跟日本人有更多的来往。为什么呢?天津卫的老百姓都知道,远说,自打前清甲午年间中日两国交兵打仗,中国打输了,赔了白银两亿两,还白白地割让了台湾给日本,自从那儿起,日本人在中国的地面上更是横行霸道,骑在中国老百姓脖子上拉屎。近说,自庚子年以来,日本人又在天津海光寺驻了军队,随便抓人、杀人,也从来没把天津卫的中国官府看在

眼里，对老百姓就更别说了。所以，在天津卫只要是正经人家，平日里都躲着日本人，更别说是日本军人了。所以，那个小白脸的翻译进门一报日本驻屯军几个字儿，宾客们就是好一阵的嘀咕。特别是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叫金一戈的东北军团长，一听说是日本驻屯军来的人，那眉毛顿时就竖起来了，还一劲儿拿白眼珠膘掌柜的。谁都知道，两年前，也就是民国十七年，日本关东军在关外皇姑屯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少帅张学良跟日本人就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东北军的人跟日本军人是见面就红眼的。眼下这儿已经坐着一位东北军的团长了，冷不丁又冒出来个日本军人，这场面可就不那么妙了，所以掌柜的当然发毛了，他把女婿陆雄飞扯到一边问：“雄飞，日本人是不是你请来的？”

陆雄飞笑着摇头。

掌柜的哪里肯信：“难道他们是冲我这个卖古董的小老板来的？我们家生孩子他们日本人怎么知道的？”

陆雄飞“嘿嘿”一笑：“谁让您在天津卫有人缘呢。日本驻屯军的司令官都给您老献殷勤来，往后您做生意多有面子呀。”

掌柜的三闺女赵洗玉见爸爸如此的为难，便走过来说：“大姐夫，日本人跟咱们套什么近乎？这叫亲戚朋友们瞧见了，还以为咱们跟日本人有什么猫腻呢？让他请回吧！”

陆雄飞冲洗玉一歪脑袋：“你这是疼你爸呢还是害你爸呀？连小孩子都明白，抬手不打笑脸人，人家上门来贺喜，难道还要撵人家出去不成？你也不琢磨琢磨，一旦得罪了日本人，‘恒雅斋’的买卖还开不开了？”

一听这话，洗玉也就不言语了。掌柜的虽说心里老大的不情愿，可是仍吆喝人上茶看座，笑模笑脸的应酬那个日本人，当面儿让谁都过得去，这就是我们掌柜的做人的规矩。

实际上，日本人就是冲陆雄飞来的，日本人为吗给一个码头脚行头头儿这么大的面子，连陆雄飞自己也闹不清。原来，日本人早就有着特别周密的安排，等赵家的人醒过盹儿的时候，天津卫已是天下大乱了，这是后话。

其实，“洗三”简单得很：一只大木盆，满满盈盈的温水，接生婆把光着屁股的孩子抱到盆跟前，一边往孩子身上撩水，嘴里一边念叨：“一搅金，二搅银，搅来闺女、小子成了群。一搅金，二搅银，伯伯、大爷、姨姨、姑姑来添盆。”添盆的意思就是说往盆里扔钱，扔得越多，日后孩子越是长命百岁，人财两旺，亲戚、朋友就围着大木盆一边说着吉祥话儿，一边往水里扔铜板，扔光洋。

天津卫一般老百姓家“洗三”，请的亲戚朋友也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自然往盆里扔的也都是些大铜子儿，跟主家特别近的，手头也有些积蓄的客人，才会往水盆里扔一两块现大洋。

开岁的接生婆是个特别机灵的娘们儿，看见有头有脸的人来了不少，又随口编了几句：“一搅金，二搅银，添盆的贵人走大运。一搅金，二搅银，添盆的贵客活到百岁人。”

那天也真是气派得很，宾客们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大都是现大洋，一会儿的工夫盆底就全是白花花的了，有的女客干脆把手上的金戒指丢进盆中，一边扔钱嘴里还都一边念叨，长命百岁，荣华富贵呀，吉人天相，福禄双全呀，喜兴话儿塞满了赵家大客厅，我们掌柜的一家人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特别是掌柜的七十岁的老娘，笑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英国人惠灵顿拿着一摞子现大洋走到盆边，喜爱地打量小开岁。他也算是个中国通了，打民国初年就从英国到天津了，英租界不但有他的洋货店，在华界的北马路也有他的西洋家具买

卖，跟掌柜的常有生意上的来往，不止天津话说得挺溜，天津卫的老例儿他多少也懂些。他把一摞子现大洋扔进盆里，还学着中国人转了几句文词儿：“一表人才，三星高照，十全十美，百岁到老！”他那个洋腔洋调的，逗得主客们都笑出声来。

那个叫小野的日本人挺拿派，等别人都往水盆里扔完了钱，他不紧不慢地走到水盆边，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长命百岁，一生富贵。”一边往水盆里放下一尊金锭子，那金锭子在水里闪闪见光，刺得人眼发花。周围的宾客都“啊”了一声，一劲儿叨念的接生婆更看傻了，喜歌在嗓子眼里塞住了，手上的孩子也差一点掉到盆里。当时我也看傻了，心里念叨，不过是小孩子“洗三”，日本人怎么舍得出这么大的血？

满屋的人都在围着小开岁说说笑笑，只有我们掌柜的脸上没笑模样儿，像是琢磨着什么，趁客人们围着开岁说说笑笑的时候，他跟陆雄飞低声嘀咕了几句，随后就到柜上取来一个白玉观音挂件，还用锦缎礼盒装着。

陆雄飞见了，连连点头说：“对了，那天小野在柜上看到的就是这挂件，听他说他特别的喜欢，日本人也信佛的，您还他这个礼儿，最体面了。”

我傻了：“掌柜的，这可是唐朝的观音哪！白给日本人呀？”

掌柜的点头。

我心疼，说：“这挂件可是要值好几个金锭子呢。”

掌柜的说：“你懂什么？他送了一分礼，咱就得还十分，日本人的人情欠不得的！”

小野捧着那白玉观音挂件，连连点头说吆西，当着掌柜的面儿，就把那挂件挂在脖子上。还一边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金团长在一边冷笑撇嘴。

掌柜的哥哥赵如璋一家一向小气抠门儿，他连老婆带孩子一家共来了六口子吃喜宴，往澡盆里却只扔了一块现大洋。

陆雄飞气不忿儿，脸拉得老长。

掌柜的只当没看见，脸上还是一劲儿地笑。

当时赵家的人谁都想不到，后来孩子在“过百岁”时，一位人称“赛诸葛”的算命先生说这孩子是腊月的马，命里注定没有鲜草吃，不过周岁就有一大难。这可吓坏了赵家老老小小，忙给赛诸葛塞大洋，请教消解大难的招儿。赛诸葛说，别无他法，只有在立秋之前，到南方避灾。

陆雄飞哪里听得人家说自己儿子的坏话，气恼得要把赛诸葛打出家门，叫我们掌柜的拦住了。事后，掌柜的跑到娘娘宫求了签，总算为外孙求了个上上签，签上有四句话，念起来挺吉利：瑞雪罩华运，火旺尽富贵，一生得玉全，早日成神仙。掌柜的请道士解签，道士却说天机不可妄测。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上上签，全家人宁可信这签，对赛诸葛的话看得也就不那么认真了。等到当年底天津卫大乱后再品那四句话，就完全是别的味了，这也是后话。

给孩子洗罢了澡，我们掌柜的就把宾客们往吃饭的大厅里请，接生婆笑眉笑眼地从水盆里捞现大洋、金锭子。照天津卫常例，孩子“洗三”收的钱都归接生婆，可在陆雄飞眼面前冒出的财水哪能流到别人腰包去，两块大洋他就把接生婆打发走了，其余的当然是他揣进兜里去了。

刚刚把小开岁抱进屋，门外又来了个跑差的，说是从日本租界张家公馆来送礼的，掌柜的听见了，忙撂下手里的事，迎上去客套。那跑差的说，是张公馆薛艳卿小姐派来的，送上一份薄礼

祝贺掌柜的喜得外孙子。掌柜的忙接下了，打开锦盒，里边是一只银胎镶金的长命锁，确是精巧漂亮。掌柜的给了那跑差的两块大洋，让他转告他们小姐，她要的缅甸翠玉镯子已经到货了，哪天方便就来取。跑差的走了，掌柜的立马就把那长命锁给小开岁挂在脖子上，大小姐看着也着实喜欢，就问：“爸，这讲究的玩意儿是谁送的？”掌柜的只是笑着应了声：“一位主顾。”

送长命锁的薛艳卿原是唱河北梆子青衣的，人长得水灵、漂亮，几年前，日租界里边的一个叫张必的，据说是原北洋政府不小的官儿，花了一大笔光洋买了她养在张家公馆金屋藏娇，这位薛小姐就是偏好玉做的玩意儿，所以就成了“恒雅斋”的老主顾。她对我们掌柜的特别地佩服，无论是挑货色还是论价钱，她都听我们掌柜的，掌柜的对她也特别地照顾，无论再缺的货，只要她有心买，掌柜的就想着法的给她趸摸到。掌柜的本来就喜欢听梆子，而薛艳卿又特别喜欢玩玉器，我看得出来，掌柜的从心里喜欢跟她来往。所以，只要是张公馆来的人，我就不上前，让掌柜的亲自应酬。

到了正午，饭菜已备齐，掌柜的就吩咐我把家里家外的人头数清楚，他要亲自安排坐席，我拿眼光溜了一遍，心里就有了数儿，这才发现二闺女赵怀玉一早出去还没回来。掌柜的说她一准是在学校里忙活学生会的事，便叫我立马去南开中学叫怀玉回家来，我就一路小跑，直奔了南开。